

“据刚才妈妈桑的说法，随后靖子就打了电话给她。而且明明没什么大事，还特地在答录机留言叫她回电。妈妈桑打过去时已过了一点，然后又聊了三十分钟左右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那时——我问她不在场证明时，靖子为什么没提到这件事呢？”

“为什么……应该是觉得没必要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草薙仁足，转身面对刑警学弟，“用自家电话和第三者说过话，这可以证明她在家喔。”

岸谷也停下脚，嘟起嘴，说道：“是没错，可是从花冈靖子的角度来看，只要说出外出地点，应该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草薙先生进一步追问回家后的事，我想她应该会说出打电话的事。”

“真的只是这个的理由吗？”

“不然还能有什么理由？如果是隐瞒自己缺少不在场证明那还有话说，现在她可没提自己有不在场证明喔。前辈追究这点未免太奇怪了。”

草薙将目光从一脸不满的岸谷身上转开，径自迈步走出。这个刑警学弟，打从一开始就同情花冈母女，向他征求客观意见或许本来就错了。

今天白天和汤川的那番对话，又在草薙的脑中复苏。那个物理学者坚称，如果命案和石神有关那就决不可能是计划性杀人。

“如果是他策划的，他不会用电影院当作不在场证明。”汤川首先举出这点，“因为正如你们所怀疑的，去看电影的这种供述太没说服力了。石神不可能没想到这一点。此外，还有个更大的疑问：石神没理由协助花冈靖子杀害富坚。就算她被富坚苦苦折磨，以他的个性应该也会另谋解决之道，绝不会选择杀人这种方法。”